

跨語言視角下被動態中施事的 隱現與編碼類型^{*}

葛平平

提 要：基於語系、語言類型和地理區域分佈的相對平衡性，本文選取 40 種語言作為樣本，對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情況及其編碼類型進行系統考察。根據施事的句法實現形式，將被動態劃分為施事出現型、施事隱含型和施事可選型三類，其優勢序列為：施事可選型＞施事隱含型＞施事出現型。在施事出現的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類型主要有非核心格編碼型、介詞編碼型、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以及無標記編碼型，它們的優勢序列為：介詞編碼型＞非核心格編碼型＞無標記編碼型＞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在此基礎上，本文從語系影響、語言接觸與形態簡化三個維度分析該優勢序列的成因。

關鍵詞：被動態；施事隱現；編碼類型；語言類型學；成因

一、引言

被動態是世界語言中普遍存在的語法範疇，其形態—句法實現因語言類型的不同而表現出多樣性。鑑於其在語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被動態一直是語言學研究的重點課題，已有研究從多種角度探討了被動態的句法形式、語義功能與分佈特徵等問題。

在形式語言學框架下，施事論元在被動態中的隱現狀況被視為語法結構生成與句法映射的重要議題。以生成語法為代表的研究強調論元結構的轉換與 θ -role 的重新分配（如 Chomsky, 1981, 1995）。諸多研究指出，施事論元的隱含並非意味著語義上的缺失，而是由句法鏈條中的空代詞（PRO）或隱含論元（implicit arguments）所控制（如 Jaeggli, 1986; Baker 等, 1989）。此外，Rizzi（1986）和 Collins（2005）等提出的“偷帶”（smuggling）或輕動詞（light verb）分析也對施事位置的可及性與可控制性進行了深入討論。在具體語言研究中，被動態中施事的句法表現也廣受關注，如漢語被動句被劃分為長被動和短被動，其依據就是施事是否出現。

在類型學研究框架下，Keenan（1985）將施事隱現作為判斷被動態基本性的重要標準，提出大多數語言的典型被動態中不含施事，並稱之為“基本被動態”（basic passive），而施事的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重點項目“句法變價的類型學研究”（項目編號 24FYYA007）、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漢藏語句法變價的類型學研究”（項目編號 2022SJYB0131）的階段性成果。感謝《澳門語言學刊》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顯性表達則屬於“非基本被動態”(non-basic passive)，之所以認為施事短語通常不是被動態結構的核心組成部分，主要有三個理由：(1) 許多語言的被動態不允許出現施事短語；(2) 施事短語同樣也出現在非被動結構中；(3) 即使施事短語出現，通常表現為一個獨立存在的旁格名詞短語(oblique NP)。Kazenin (2001) 根據被動態的構成將其分為兩類：綜合型被動態和分析型被動態。Siewierska (2013) 在對 373 種語言的廣泛調查中發現，被動態存在顯著的類型學差異，並據此劃分出“人稱被動態(personal passive)”與“非人稱被動態(impersonal passive)”兩類，其核心區分點即在於施事與受事的句法編碼能力。Zúñiga & Kittilä (2019) 則把被動態分為原型被動態(prototypical passive)和非原型被動態(non-prototypical passive)，其中含有施事論元的被動態被視為原型被動態，而無施事論元的結構則歸入非原型被動態。該界定方式主要遵循當前大多數關於語態的研究中對被動態結構特徵的概括(參見 Dixon & Aikhenvald, 2000; Kulikov, 2011)。該劃分與 Shibatani (1985)、Keenan (1985)、以及 Keenan & Dryer (2007) 將無施事被動態視為原型、有施事被動態視為非原型的觀點截然相反。Ge & Comrie (2022) 討論了變價與形態類型之間的相關性，其中最重要的減價操作之一便是被動態，其特點在於涉及施事論元的刪減或降格。

當前研究在被動態的基本類型建構、句法生成機制、跨語言變異特徵及語言個案描寫等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相關理論框架和實證材料不斷豐富，但還存在若干值得深入探討之處。第一，關於施事論元句法表現的系統性研究較為薄弱。傳統研究多關注受事論元的提升機制，然而對於施事的隱現類型、編碼方式、語用限制與類型分佈等維度的系統分析相對滯後，亟需從類型學與句法接口的角度展開更廣泛探索。第二，施事編碼類型的描述標準尚不統一。當前文獻中關於施事引介方式的術語與分類標準差異較大，缺乏清晰可比的界定依據，限制了跨語言研究的操作性與可重複性。第三，語言形態類型與施事編碼類型之間的關聯尚未得到系統驗證。目前類型學研究已關注到語法結構的地理與譜系分佈趨勢，而在語言形態類型與施事編碼策略之間的關聯與偏好傾向方面尚未提出普遍性解釋。

本研究聚焦於上述理論與議題，圍繞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展開探討：(1) 在不同語言中，被動態中施事論元的隱現是否呈現出系統性差異？(2) 當施事以顯性形式表達時，不同形態類型的語言(如孤立語、黏著語)採用何種編碼或引介方式？(3) 施事的編碼方式是否呈現出系統性的類型學偏好趨勢？若是，如何對其進行解釋？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選取來自六個主要宏觀地理區域^①、24 個語系^②的 40 種語言作為樣本，涵蓋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s)、黏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s)、融合語(fusional

① 六個主要宏觀地理區域：亞歐大陸、巴布尼西亞(Papunesia)、北美、南美、澳大利亞、非洲。巴布尼西亞，Glottolog 上一個特色的地理概念，指台灣島、馬來群島、新幾內亞島和達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三大太平洋群島這片區域，為南島語系和巴布亞諸語的分佈範圍。

② 24 個不同語系：大西洋－剛果語系(3)、亞非語系(1)、米爾迪語系(1)、南亞語系(1)、壯侗語系(1)、苗瑤語系(2)、漢藏語系(6)、日語系(1)、通古斯語系(1)、突厥語系(1)、烏拉爾語系(1)、南高加索語系(1)、東北高加索語系(1)、阿布哈茲－阿迪格語系(1)、阿伊努語系(1)、印歐語系(9)、猶他－阿茲特克語系(1)、愛斯基摩－阿留申語系(1)、阿爾吉克語系(1)、瑪雅語系(1)、薩利希語系(1)、博拉語系(1)、雅姆語系(1)、塞皮克語系(1)。

languages) 和複綜語 (polysynthetic languages) 各 10 種^③。樣本語言在語系^④分佈、地理區域覆蓋與形態類型^⑤選擇三個維度上盡量保持相對平衡。研究語料主要來源於參考語法書、專題論文集及相關語言學研究成果。

二、原型被動態

不同類型語言中的被動態雖在句法形式上表現出多樣性，整體上仍高度契合“原型被動態” (prototypical passive) 的結構特徵。Dixon & Aikhenvald (2000: 7) 與 Zúñiga & Kittilä (2019: 83) 均從類型學角度探討了原型被動態的核心屬性。兩者在細節上有所分歧，但都為我們提供了原型被動態的經典模式。通過跨語言考察，原型被動態通常具備以下四項特徵：

- a. 被動態適用於及物小句，派生出句法價低於主動態一價的結構（例如：主動態中為二價動詞，在被動態中變為一價）；
- b. 被動態的主語對應於主動態的賓語 P；
- c. 被動態中的外圍論元（通常為非核心格或介詞標記）對應於主動態中的主語 A，且該論元通常可省略。
- d. 被動態在謂詞結構上具有形式標記，如動詞詞綴或迂迴動詞結構。

基於上述特徵，在語法角色的轉換關係中，被動態主語 (S₂) 源自主動態賓語 (P₂)，而主動態主語 (A₁) 則被降格為附加語或省略，其語法對應關係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動態和被動態之間的語法關係

語態	語法關係	A ₁	P ₂
主動態	A ₁ V P ₂	SBJ	OBJ
被動態	S ₂ VPASS (ADJ ₁) / S ₂ PASS V (ADJ ₁)	ADJ / 省略	SBJ

以日語為例，被動態通過在動詞後附加被動後綴 *-rare* 構成，例 (1) 展示了日語主動態與被動態之間的語法對應關係。

日語 (Kishimoto 等, 2015: 776)

- (1) a. Sensei-ga gakusei-o home-ta.
 老師 -NOM 學生 -ACC 表揚 -PST
 ‘老師表揚了學生。’

③ 孤立語 (10): 越南語、老撾語、緬甸語、苗語、勉語、白語、諾蘇彝語、漢語、豐語 (Fongbe)、約魯巴語; 黏著語 (10): 日語、埃及語 (Even)、土耳其語、匈牙利語、格魯吉亞語、貝希塔語 (Bezhta)、普米語、斯瓦希里語、雅基語 (Yaqi)、嫩語 (Nen); 融合語 (10): 拉丁語、意大利語、德語、英語、現代希臘語、俄語、冰島語、立陶宛語、現代標準阿拉伯語、印地-烏爾都語; 複綜語 (10): 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奧傑布瓦語 (Ojibwe)、尤卡坦瑪雅語 (Yucatec Maya)、阿伊努語、欽唐語 (Chintang)、卡巴爾達語 (Kabardian)、阿拉姆布拉克語 (Alamblak)、賈明瓊語 (Jaminjung)、薩萊蒙薩利希語 (Sliammon Salish)、博拉語 (Bora)。

④ 樣本語言的族系和地理區域劃分的相關信息來源於 Glottolog (<https://glottolog.org/glottolog/language>, Hammarström 等, 2025)。

⑤ 語言的形態分類主要基於 Comrie (2018)、Haspelmath & Sims (2010)、葉蜚聲、徐通鏞 (2010) 等。

b. Gakusei-ga (sensei-ni) home-rare-ta.
 學生 -NOM (老師 -DAT) 表揚 -PASS-PST
 ‘學生被(老師)表揚了。’

三、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類型

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現象並非句法結構中的偶發事件，而是語言信息組織策略與句法結構調整互動的結果。Foley (2007) 按基本功能將被動態劃分為兩類：前景化被動態和後景化被動態。前者通過被動化突出非施事論元，將其設為話語焦點，取代施事原有的顯著位置。後者則體現了被動態的核心特徵，即降低施事論元的顯著性，將其從核心語法位置移除。施事在句法結構中的降格程度因語言而異，可能以旁格形式出現，也可能被完全壓制。因此，在句法上，被動態涉及底層施事與受事句法位置的重新分配。被動化過程中，施事的句法實現通常有三種情形：(1) 施事必須顯性表達，但被降格為非核心成分；(2) 施事被壓制，無法在句中表達；(3) 施事表達具有可選性，既可顯性表達，也可省略。據此，可將被動態劃分為三類：施事出現型、施事隱含型和施事可選型。

3.1 施事出現型

在少數語言中，被動態中的施事必須顯性表達，稱之為“施事出現型被動態”，其中施事通常以旁格名詞短語的形式出現，如諾蘇彝語。Gerner (2013: 435) 指出，諾蘇彝語的被動句屬於施事型被動態，句中施事位於介詞 *gep* 之前，即使其可由語境推斷，也不得省略，如例(2)所示。

諾蘇彝語 (Gerner, 2013: 436)

(2) ka bba ax yy cy gep ngo ndox ox.
 獎 大 3SG COV 觸及 PUT DP
 ‘一個大獎被他贏得了。’

在某些語言的特殊類型被動態中，施事短語的顯性表達往往也具有強制性，如日語的間接被動態 (indirect passive) 和立陶宛語的示證 / 推理被動態 (evidential/inferential passive)，其中施事短語必須出現，分別用與格 *-ni* 和屬格 *-es* 編碼，如例(3)、(4)所示。

日語 (Kishimoto 等, 2015: 776)

(3) Ken-ga ame-ni hur-are-ta.
 凱恩 -NOM 雨 -DAT 落下 -PASS-PST
 ‘凱恩被雨淋了。’

立陶宛語 (Geniušienė, 2006: 31)

(4) a. Vag-is nu-si-kirt-o vis-us kopūst-us.
 小偷 -NOM PERF-RM- 砍 -3.PST 所有 -ACC 捲心菜 -ACC.PL.M
 ‘小偷把所有的捲心菜都砍了。’

b. Vagi-es nu-si-kirs-t-a vis-i kopūst-ai.
 小偷 -GEN PERF-RM- 砍 -P.PASS-NT 所有 -NOM 捲心菜 -NOM.PL.M
 ‘[顯然，] 所有的捲心菜都被小偷砍了。’

3.2 施事隱含型

在施事降格的被動態中，若施事在句中被完全壓制，則構成降格程度最強的一類，稱之為“施事隱含型被動態”。這一類型見於豐語、現代標準阿拉伯語、立陶宛語及奧傑布瓦語等語言中。豐語由於缺少類似英語 by 的介詞，施事無法在句中顯性表達，如例（5b）所示。然而，施事的隱性存在仍可通過插入施事導向的修飾語加以驗證，如例（5c）所示。在現代標準阿拉伯語的屈折型被動態中，動作的施事通常不以顯性形式表達；在派生型被動態中，施事名詞短語從不顯性出現，而語義上是隱含的，如例（6）所示。

豐語 (Lefebvre & Brousseau, 2011: 258, 274)

- (5) a. Kòkú só/zé àvó ó só-wólón.
 可布 拿 纏腰布 DEF 拿 . 皺
 ‘可布弄皺了纏腰布。’
 b. Àvò ó nyí wìwólón.
 纏腰布 DEF 繫詞 皺 .PPTCP
 ‘纏腰布被弄皺了。’
 c. Zèn ó nyí gbigbà kpóqó jló kpó.
 花瓶 DEF 繫詞 打碎 PREP (用) 意圖 POSP (用)
 ‘花瓶被故意打碎了。’

現代標準阿拉伯語 (Kász, 2015: 349)

- (6) a. saraqa l-liṣṣ-u n-nuqūḍ-a min al-mar’at-i.
 偷 .PRF.3SG.M ART- 小偷 .M-NOM ART- 錢 .F-ACC 從 ART- 女人 .F-GEN
 ‘小偷把錢從那個女人那裏偷走了。’
 b. insaraqat an-nuqūḍ-u min al-mar’at-i
 偷 .VII.PASS.PRF.3SG.F ART- 錢 .F-NOM 從 ART- 女人 .F-GEN
 ‘錢被從那個女人那裏偷走了。’

施事隱含型被動態除了可實現受事論元的話題化，還可用於將焦點轉移至整個事件狀態。例如，立陶宛語表達特殊語境的狀態被動態 (statal passive)、潛在被動態 (potential passive) 和意外被動態 (admirative passive) 時 (參見 Geniušienė, 2006)，其中施事均無法顯性表達，如例（7）所示的靜態被動態。

立陶宛語 (Geniušienė, 2006: 31)

- (7) a. Petr-as atvèr-è lang-ą.
 皮特 .NOM 打開 -3.PAST 窗戶 -ACC
 ‘皮特打開了窗戶。’

b. Lang-as (yra) (vis dar) atver-t-as (*Pet-ro).
 窗戶 -NOM 繫詞 .3.PR.S 仍然 打開 -P.PASS.NOM (* 皮特 -GEN)
 ‘窗戶（仍然）是（* 被 Peter）打開的。’

3.3 施事可選型

在多數語言的被動態中，施事的表達具有可選性，既能顯性出現，也能隱含，稱之為“施事可選型被動態”。該類型出現在大多數語言中，包括 28 種樣本語言，如漢語、越南語、英語、德語、立陶宛語（動作被動態）、日語（直接被動態）、斯瓦希里語、阿伊努語、卡巴爾達語等（具體見第 5 節表 2）。例如，上文日語例句（1b）中的施事 *sensei* ‘老師’ 既可保留，也可省略。例（8）、（9）則分別呈現了立陶宛語動作被動態和斯瓦希里語被動態中施事的句法可選性。

立陶宛語（Geniušienė, 2006: 30）

(8) Lang-as (yra) atveria-m-as (Petr-o).
 窗戶 -NOM 繫詞 .3.PR.S 打開 -PR.PASS-NOM (皮特 -GEN)
 ‘窗戶被（皮特）打開了。’

斯瓦希里語（Vitale, 1981: 116）

(9) Halima a-li-um-w-a (na nyoka).
 哈利瑪 她 -PST- 咬 -PASS (介詞 蛇)
 ‘哈利瑪被（蛇）咬了。’

在許多允許施事顯性表達的語言中，當施事不明確、不具體或語義上不重要時，被動態中往往會將其省略，如例（10）、（11）所示。

苗語（Sposato, 2021: 468）

(10) Beul zhus hnant monl lah.
 3SG 遭受 叫 走 PRF
 ‘他被叫走了。（有人叫他走）’

匈牙利語（Dezső, 1988: 293）

(11) A klub fel van épít-ve.
 定冠詞 俱樂部 上 繫詞 建造 -ADS
 ‘俱樂部已經被建好了。’

四、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類型

在施事顯性表達的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與引介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a. 非核心格詞綴或附著詞編碼施事，如日語的與格 *-ni/* 離格 *-kara*、卡巴爾達語的工具格 *-k'ya* 等；b. 介詞引入施事，包括前置介詞（如拉丁語 *a*、現代希臘語 *apó*）和後置介詞（如土耳其語 *tarafından*、匈牙利語 *által*）；c. 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施事，如冰島語、印地 – 烏爾都語等；d. 無標記引入施事，如緬甸語、老撾語等。

4.1 非核心格編碼型

在 40 種樣本語言中，有 10 種語言採用非核心格對被動態中的施事進行編碼，如俄語、日語、薩萊蒙語等。這些語言所使用的非核心格類型多樣，包括工具格、與格、屬格、離格、處所格、向格、離格 - 情態格 (ablative-modalis)，以及較為寬泛的旁格 (oblique)。其中多數語言僅使用一種非核心格對施事進行編碼，少數語言 (日語、土耳其語和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 則採用兩種不同的非核心格編碼施事。

4.1.1 工具格

被動態中使用工具格對施事進行編碼的情況出現在俄語和卡巴爾達語中，分別如例 (12)、(13) 所示。

俄語 (Guhl, 2010)

- (12) Dom stroit-sja **rabočimi.**
房子 建造 .PRS-sja 工人們 .INSTR
‘房子正在被工人們建造。’

卡巴爾達語 (Colarusso, 1992: 136)

- (13) g^waʒə-r ʎə-m-k^ʔʔa ø-ʔ^wəxə-ʒə-aʔ-ś.
小麥 -ABS 人 -OBL-INSTR 3- 移動 - 最後 -PST-AFF
‘小麥被那個人收割了。’

4.1.2 與格

被動態中使用與格編碼施事的語言包括日語 (見例 (1b)) 和埃文語。例 (14) 為埃文語示例。

埃文語 (Malchukov & Nedjalkov, 2015: 592)

- (14) Etiken nugde-**du** ma-v-ra-n.
老人 熊 -DAT 殺 -AD-NFUT-3SG
‘老人被熊殺死了。’

4.1.3 屬格

被動態中以屬格編碼施事的情況見於緬甸語和立陶宛語。緬甸語中存在一種將主要動詞名詞化，並以被動助動詞[®] *khan-yá-de* (字面義為“必須接受、獲得”) 作為完整句法動詞的被動結構。在該結構中，底層施事可通過表示領屬關係的從屬形式出現 (Jenny & Hnin Tun, 2016: 292)，如例 (15) 所示。立陶宛語用屬格編碼施事的情況如例 (16) 所示。

緬甸語 (Jenny & Hnin Tun, 2016: 292)

- (15) 0u-dó ʔəmé ʔə-pyò k^han-yá-de.
3-ASS.PL 媽媽 .DEP NML- 講 接受 - 獲得 -NFUT
‘他們被媽媽訓斥了。’

® 被動助動詞 (passive auxiliary) 指從屬於主要詞彙動詞的動詞，協助表達被動語態，如英語中的 ‘be’。

立陶宛語 (Geniušienė, 2006: 37)

- (16) Vaik-as buvo iš-gąsdin-t-as tėv-o.
孩子 -NOM.SG.M 繫詞 .PST PERF- 嚇 -P.PASS-NOM.SG.M 父親 -GEN
‘孩子被父親嚇到了。’

4.1.4 離格

被動態中施事使用離格編碼的語言包括緬甸語 (人稱離格 *shi-ká*)、日語和土耳其語。日語和土耳其語分別如例 (17)、(18) 所示。

日語 (Kishimoto 等, 2015: 776)

- (17) Gakusei-ga sensei-kara syoo-o atae-rare-ta.
學生 -NOM 老師 -ABL 獎 -ACC 給 -PASS-PST
‘學生被老師給了一個獎勵。’

土耳其語 (Göksel & Kerslake, 2005: 135)

- (18) Keten ayışığ-ın-dan parçala-n-ır-mış.
亞麻布 月光 -NC-ABL 破壞 -PASS-AOR-EV.COP
‘顯然亞麻布會被月光弄碎掉 (在月光下的結果)。’

4.1.5 處所格

土耳其語被動態中，除了用離格後綴 *-dan* 編碼施事外，也可以用處所格後綴 *-da* 來編碼施事，如例 (19) 所示。

土耳其語 (Göksel & Kerslake, 2005: 135)

- (19) Keten ayışığ-ın-da parçala-n-ır-mış.
亞麻布 月光 -NC-LOC 破壞 -PASS-AOR-EV.COP
‘顯然亞麻布會被月光弄碎掉 (在月光下的結果)。’

4.1.6 向格及離格 - 情態格

被動態中以向格編碼施事的現象見於博拉語 (後綴 *-vú*) 和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 (後綴 *-mun*)。此外，在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中，施事還可以用離格 - 情態格 (後綴 *-mek*) 編碼，如例 (20) 所示。

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 (Miyaoka, 2015: 1197)

- (20) Carayag-mek/-mun maligce-sci(u)-llru-uq nepa-u-nani.
熊 -ABM.SG/-ALL.SG 跟隨 -PPAS-PST-IND.3SG 聲音 -PRV-APP.3rSG
‘他被熊默默地跟隨。’

4.1.7 旁格

在薩萊蒙語中，施事可直接通過旁格附著詞 *?ə=* 進行編碼，如例 (21) 所示。

薩萊蒙語 (Watanabe, 2015: 1342)

- (21) č'ag-a-θiy-əm=k'wa=səm ?ə= tom.
幫 -LV-CTR+1SG.OBJ-PASS =QUOT =FUT OBL= 湯姆
‘湯姆將幫助我。(字面意思：我將被湯姆幫助。)’

4.2 介詞編碼型

在某些語言中，被動態中的施事由介詞引入，包括前置介詞和後置介詞。

4.2.1 前置介詞型

在融合語中，施事通常由前置介詞引入，如英語、拉丁語、現代希臘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等。以德語和意大利語為例，德語中施事可由前置介詞 *durch* 或 *von* 引入，其中 *durch* 用於引入施事性較弱的工具性施事，如例（22）所示；而 *von* 通常用於引入施事性較強的有生施事，如例（23）所示。意大利語中，施事作為旁格論元，由前置介詞 *da* 引入，如例（24）所示。

德語（Müller, 2002: 124-125）

- (22) Meine Entscheidung wurde **durch** die Schneeflocken beeinflusst.
我的 決定 繫詞 介詞 定冠詞 雪花 影響 .PPTCP
‘我的決定被雪花影響了。’

- (23) Der Mord wird **von** der Polizei untersucht.
定冠詞 謀殺 繫詞 介詞 定冠詞 警察 調查 .PPTCP
‘這起謀殺案正在被警察調查。’

意大利語（Cennamo, 2015: 462）

- (24) Il tetto fu
定冠詞 .M.SG 屋頂 .M.SG 繫詞 .PST.3SG
distrutto **da** un fulmine.
摧毀 .PPTCP.M.SG 介詞 不定冠詞 .M 閃電 .M.SG
‘屋頂被閃電摧毀了。’

在黏著語中，斯瓦希里語被動態中使用前置介詞引入施事，參見前文例（9）。

4.2.2 後置介詞型

在日語、土耳其語、匈牙利語和格魯吉亞語等黏著語的被動態中，施事可由後置介詞引入。例如，土耳其語用後置介詞 *tarafından*，匈牙利語用後置介詞 *által*，分別如例（25）、（26）所示。

土耳其語（Göksel & Kerslake, 2005: 137）

- (25) Okulmeğer belediye başkanı **tarafından** kapat-ıl-mış.
學校 市政 市長 介詞 關閉 -PASS-EV/PF
‘這所學校似乎被市長關閉了。’

匈牙利語（Dezső, 1988: 294）

- (26) A ház fel le-tt épít-ve a köműves-e **által**.
定冠詞 房子上 繫詞 -PST 建 -ADS 定冠詞 磚匠 -PL 介詞
‘房子已經被磚匠蓋好了。’

在日語被動態中，施事也可以用附著型後置介詞 *-niyotte*^⑦（相當於英語中的 *by*）來引介，如例（27）所示。

⑦ 複雜形式 *-niyotte* 由格助詞 *-ni* 和動詞 *yotte* 組合而成，表示動作或事件發生的方式或原因（表示“通過”“按照”“由於”），Kishimoto 等（2015）將其界定為後置介詞（postposition），本文採用其觀點。

日語 (Kishimoto 等, 2015: 776)

- (27) Gakusei-ga sensei-niyotte syoo-o atae-rare-ta.
學生 -NOM 老師 -BY 獎 -ACC 給 -PASS-PST
‘學生被老師給了一個獎勵。’

在複綜語中，被動態中的施事由介詞引入的情況較為罕見，僅見於尤卡坦語和阿伊努語這兩種語言。兩者均採用後置介詞引介施事，阿伊努語用後置介詞 *or(o)wa* ‘從’，尤卡坦語用後置介詞 *tuméen*，如例 (28)、(29) 所示。

阿伊努語 (Shibatani, 1990: 57)

- (28) Aynu Nuca orowa a-rayke.
阿伊努人 俄羅斯人 從 PASS- 殺
‘一個阿伊努人被一個俄國人殺了。’

尤卡坦語 (Lehmann, 2015: 1448)

- (29) h méek'-ab le chaan xibpal tuméen u maamah-o'.
PFV 抱 -CMPL.PASS DEM 小 男孩 介詞 POSS.3 媽媽 -D2
‘小男孩被他的媽媽抱著。’

4.3 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

在少數語言中，被動態中的施事由介詞與非核心格共同編碼，這一現象見於冰島語和印地-烏爾都語。其中，介詞的類型既有前置型，也有後置型，具體表達形式取決於語言自身的語法結構與施事論元的語義特徵。這種雙重編碼方式體現了介詞與格標記在表達施事時的協同作用。

4.3.1 前置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

在冰島語被動態中，施事由前置介詞 *af* 引入，並同時用與格形式編碼，如例 (30) 所示。

冰島語 (Zaenen 等, 1985)

- (30) Sigga var tekin föst af lögreglunni.
西格 .NOM 繫詞 帶走 .PPTCP 快速的 .NOM 介詞 定冠詞 .警察 .DAT
‘西格被警察逮捕了。’

4.3.2 後置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

在印地-烏爾都語被動態中，施事由後置介詞 *dvara* 引入，並編碼為旁格，如例 (31) 所示。

印地-烏爾都語 (Kachru, 2006: 176)

- (31) **chatrō** **dvara** səmmelən ka ayojən kiya
學生 .PL.OBL 介詞 會議 .M 的 組織 .M 做 .PERF.M.SG
ja rəha hē.
PASS PROG.M.SG 3P.PRES.SG
‘會議正由學生們組織。’

4.4 無標記編碼型

某些語言的被動態中，施事既無格標記，也不由介詞引介，構成無標記編碼施事（zero-marked agent）。此類形式主要見於孤立語，如漢語、越南語、老撾語、緬甸語、苗語、勉語和白語等。與典型的被動態不同，緬甸語被動態中的施事並不會被降格至外圍或旁格位置，而是作為主要動詞的無標記主語出現，而受事則作為被動助動詞 *-k^han-yá-dε* 的主語出現。這形成了一種“雙主語結構”（double subject construction）。與其他雙主語結構類似，其中保留全部主語屬性的是表受事的主語，可以帶主格標記 *ká*，而原始施事則不可以帶主格標記（Jenny & Hnin Tun, 2016: 291-292），如例（32）所示。

緬甸語（Hnin Tun & Jenny, MS）

（32）θu ká k^hənaʔ.k^hənaʔ ʔəmé shu-k^han-yá-dε.

3 SBJ 經常 媽媽 責罵 - 接受 - 獲得 -NFUT

‘他經常被媽媽責罵。’

關於漢語被動句中“被”字的語法地位，長期以來存在較大分歧，主要可歸納為三種代表性觀點：一是“介詞說”。主張“被”為介詞的學者包括 Chao（1968）、呂叔湘（1980）和朱德熙（1982）等。該觀點認為“被”在句法上引入施事，與後接成分構成介詞短語。二是“動詞 / 助動詞說”。該觀點認為“被”為動詞 / 助動詞，與一個嵌套小句或動詞短語構成連動結構，以表達被動意義。代表性學者包括 Hashimoto（1969）、Feng（1990）、Huang（1999）、Tang（2001）等。三是“雙重地位說”，由 Shi（1997）、石定栩和胡建華（2005）提出，認為現代漢語中的“被”是動詞性“被”與介詞性“被”在同音刪略（haplology）過程中語音合一的結果。其中，動詞性的“被”是類似英語 *-en* 的被動化詞綴（passivization morpheme）。

王力（1980：425—426）在考察漢語“被”字句的歷史演變時，指出其結構經歷了一個從上古時期不允許施事（即關係語）出現到中古時期允許施事出現的變化過程。“被”字句大約萌芽於戰國末期，至漢代已得到普遍使用，當時“被”字句尚不容許施事成分出現，僅是在動詞前加“被”字以表達被動意義。

（33）萬乘之國，被圍於趙。（《戰國策·齊策》）

（34）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戰國策·齊策》）

（35）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36）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論衡·累害篇》）

到了中古時期，“被”字句進一步發展，不僅使用更加普遍，更重要的是，其內部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開始允許插入施事。

（37）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世說新語·言語》）

（38）亮子被蘇峻害。（《世說新語·方正》）

（39）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狼役。（《顏氏家訓·雜藝篇》）

（40）舉體如被刀刺。（《顏氏家訓·歸心篇》）

漢語“被”字句的歷時演變說明“被”字並不是專門用來引入施事的，“被”字句中允許施事出現是中古漢語句法演變的結果。在共時研究中，Huang（1999）從多個方面論證了“被”為動詞，而非介詞。首先，與典型的介詞短語不同，“被”與施事不能作為一個整體提前，

如(41)所示；其次，通過並列結構測試表明，施事名詞短語 (Agent NP) 與其後的動詞詞組 (VP) 構成一個小句成分，而不包括前面的“被”，如(42)所示；再次，由於漢語的反身代詞“自己”必須以前面的主語作為其先行詞，藉助“自己”的指稱關係測試，表明施事名詞短語並不是一個介詞賓語，而是一個嵌套小句的主語，如例(43)所示。

(41) a. 跟張三，我很處得來。

b.* 被李四，張三昨天打了。

(42) 他被李四罵了兩聲，王五踢了三下。

(43) 張三被李四_i關在自己_i的家裏。

從句法形式來看，漢語中的基本被動句與越南語、老撾語裏的對應結構相似。關於越南語和老撾語中用於表達被動意義的詞，其性質普遍被語言學者認為應歸入動詞或助動詞範疇。Enfield (2007: 439) 在分析老撾語被動結構時指出，表達被動意義的 *thùk*⁵ (意為“打擊、接觸”) 是帶動詞短語或小句補語的謂詞 (complement-taking predicate)，其主語與從屬補語的賓語共指。Keenan & Dryer (2007: 338-344) 通過跨語言考察指出，在迂迴型被動態中，有一類結構以體驗動詞 (experiencer verbs, 如“遭受”“接觸”，甚至“愉快地經歷”) 充當被動助動詞。這種類型的被動結構在東南亞語言中廣泛存在，包括漢語在內。在這類結構中，施事短語沒有介詞引介，構成無標記顯性表達。例如：

越南語 (Simpson & Ho, 2008)

(44) Nam **bị** thầy giáo phạt.

南 PASS 老師 懲罰

‘南被老師懲罰了。’

老撾語 (Enfield, 2007: 439)

(45) phuø-thii1-sòòng3 paj3, kaø **thùk5** paa3 kin3.

MC.HUM-ORD- 二 走 T.LNK 襲擊 魚 吃

‘第二個人去了，他也被魚吃了。’

從類型學角度來看，中國境內一些少數民族語言中，被動標記的來源及句法表現與漢語、越南語和老撾語也高度一致。Sposato (2021: 469-473) 在對苗語被動結構的研究中採用 Enfield (2007) 的分析框架，主張苗語中表達被動義的 *zhus/zhaus* 更宜被分析為一個帶補語的動詞，其基本義為“遭受、受到不利影響”，而非一個語法化的被動標記。鶴慶白語中表示被動的 *tso*³⁵ “著”、*e*⁵⁵ “挨”和勉語中表示被動的 *tsu*⁷³¹ “得、遭受”也都具有類似的動詞詞源背景與用法。例如：

苗語 (Sposato, 2021: 468)

(46) Miant bioud **zhaus** zheinb.fux faol.kuanx.

3PL 家 遭受 政府 罰款

‘他們家 (因為生太多孩子) 被政府罰款。’

鶴慶白語 (趙金燦, 2010: 101)

(47) ɲo⁵⁵ shw³³ phau⁴⁴ **tso**³⁵ xuə⁴⁴cy³³ lue⁴⁴ sho³¹ xha⁵⁵

1 SG.GEN 手 CFL 著 開水 燙傷 疼痛 PFV

‘我的手被開水燙傷了。’

勉語（劉玉蘭，2012：313）

(48) lui^{33/53}xou²⁴ tsu²³¹ a³³dzja²⁴ dzo²⁴ dzeŋ³¹ ŋa²³¹.
衣服 PASS 妹妹 洗 完成 PFV
‘衣服被妹妹洗乾淨了。’

同時，與其他語言中施事通常由介詞引入的被動結構相比，如英語、德語、土耳其語、斯瓦希里語等，漢語這類被動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例如，在土耳其語中，被動義由動詞詞尾的被動後綴表達，施事則由後置介詞引入（參見上文例（25）），即表達被動義與引介施事的形式分別由兩個不同的成分承擔，兩者各自獨立、分工明確。這種結構模式在語言中廣泛存在，具有顯著的跨語言普遍性。若將漢語這類表示被動義的詞分析為介詞，則意味著該成分需同時承擔表達被動義與引介施事這兩項語法功能。然而，從現有的跨語言資料來看，尚未發現類似具備雙重語法負載的介詞成分，這使得將“被”分析為介詞的解釋缺乏類型學支持。因此，從歷時演變、共時結構以及類型學比較的角度來看，將“被”分析為動詞或助動詞更為妥當，其後的施事成分則為從屬補語小句中的主語，屬於無標記編碼形式。

五、被動態中施事隱現及編碼類型的數據及成因分析

根據對 40 種樣本語言語料的考察與統計，被動態中施事的隱現分佈情況如表 2 所示。數據顯示，施事出現型被動態極為罕見，僅見於 3 種語言，佔樣本總數的 7.5%；施事隱含型被動態出現在 8 種語言中，佔比 20%；而多數語言（28 種）的被動態中，施事的顯性表達是可選的，佔比為 70%。因此，這三類被動態的優勢序列為：施事可選型被動態 > 施事隱含型被動態 > 施事出現型被動態。由此可見，不帶施事的被動態在語言樣本中佔優勢地位（佔比為 82.5%），包括施事隱含型與施事可選隱含型（其中立陶宛語、埃文語和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包含這兩種類型），且後者更為普遍。某些語言的被動態可通過多種結構形式表達，一般而言，其主要類型被動態中的施事隱含具有可選性，而特定類型被動態中的施事隱含具有強制性，如立陶宛語的動作被動態中，施事是可選的；而狀態 / 潛在 / 意外被動態中，施事是必須隱含的。該調查結果總體符合 Keenan & Dryer（2007）提出的一項跨語言蘊涵共性：若一種語言有帶施事短語的被動態，則該語言一定有不帶施事短語的被動態。本研究中僅有諾蘇彝語構成該

表 2 被動態隱現類型的語言分佈

被動態類型	語言	合計	
		數量	佔比
施事出現型	諾蘇彝語、日語（間接被動態）、立陶宛語（示證 / 推理被動態）	3	7.50%
施事隱含型	豐語、立陶宛語（狀態 / 潛在 / 意外被動態）、現代標準阿拉伯語、埃文語（中動被動態）、雅基語、奧傑布瓦語、欽唐語、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TAM 敏感型被動態）	8	20.00%
施事可選型	漢語、越南語、老撾語、緬甸語、苗語、勉語、白語、拉丁語、現代希臘語、英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冰島語、立陶宛語（動作被動態）、印地-烏爾都語、日語（直接被動態）、埃文語、土耳其語、匈牙利語、斯瓦希里語、格魯吉亞語、阿伊努語、卡巴爾達語、薩萊蒙語、尤卡坦瑪雅語、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博拉語	28	70.00%

蘊涵關係的例外。需要指出的是，該蘊涵關係的逆向推導並不成立。換言之，一種語言存在無施事的被動態，不能推斷其必然也存在帶施事的被動態。例如，豐語、現代標準阿拉伯語、雅基語、奧傑布瓦語和欽唐語等語言只有無施事的被動態，而沒有帶施事的被動態。

在被動態中施事顯性表達的情況下，其編碼方式多樣化，如表 3 所示。從統計數據可見，施事的編碼類型呈現出一定的優勢序列：介詞編碼型（40.63%）>非核心格編碼型（31.25%）>無標記編碼型（21.88%）>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6.25%），即施事由介詞編碼的被動態佔主要優勢地位，其次是非核心格編碼型，再次是無標記編碼型，而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則較為罕見。該優勢序列的成因可從語系影響、語言接觸與形態簡化三個維度加以探討。

首先，從語系角度來看，在使用介詞引入施事的語言中，融合語是重要組成部分。印歐語系的融合語由於源於共同的母語基礎，在語音、詞彙及語法結構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這些語言在被動態中普遍採用介詞編碼施事，且傾向使用前置介詞，如英語 *by*、德語 *von* 等，體現出強烈的語系同源性。

其次，形態簡化促使語義角色需依賴功能詞表達，介詞成為編碼語義角色的重要工具。許多語言（尤其是印歐語系語言）原本通過格尾標記施事，隨著格系統退化或消失，語義角色需藉助介詞顯性表達。介詞結構不僅具備語義透明性，其語義本身往往與施事角色密切相關（如來源、工具、致使等），能適配各種語義關係，具有高度的表達靈活性與結構穩定性。在語言類型學的維度上，隨著形態的簡化，融合語在施事編碼方面體現出一定的形態複雜性連續統，呈現出以下演化鏈條：非核心格編碼（如俄語、立陶宛語）→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如冰島語、印地-烏爾都語）→介詞編碼（如英語、德語），這一序列反映出隨著形態複雜度的降低，被動態中施事編碼方式的黏著性和語義精度逐漸減弱。同時，在原始受事升格的語法操作中，介詞還能有效實現原始施事的降格處理，因而成為語法演化中一種經濟而高效的表達手段。相較而言，孤立語由於形態高度簡化，其被動態中施事的表達也更為簡化，往往採用無標記形式；而黏著語與複綜語形態系統發達，雖然部分語言也使用介詞編碼施事，但更傾向用格後綴編碼施事。

再次，在多語言接觸區，如東南亞語言區域，語言雖分屬不同語系，例如緬甸語、漢語、白語屬漢藏語系，越南語屬南亞語系，老撾語屬壯侗語系，苗語、勉語屬苗瑤語系，而它們的被動態普遍採用表示“遭受”或“獲得”意義的動詞來表達，且施事多以無標記形式出現，表現出明顯的結構相似性。這一現象部分可歸因於語系內部的繼承性影響，更關鍵的動因在於語言接觸所引發的詞彙與句法特徵的擴散。在長期接觸過程中，不同系屬的語言間通過借用、複製等機制發生了結構上的同化，推動了被動表達方式的類型趨同化。這種非系屬性卻結構一致的現象，體現出語言聯盟（Sprachbund）中的區域共性，即被動態結構在東南亞語言區域內形成一種跨語系的普遍性特徵。因此，該區域被動態的表達不僅受語系因素制約，更深層地反映出接觸誘導的類型擴散與句法趨同，是東南亞區域語言聯盟特徵的重要體現。

表 3 被動態中施事的編碼類型與標記

編碼類型		語言	編碼形式	合計	
				數量	佔比
非核心格編碼型		緬甸語	屬格形式或人稱離格 <i>shi-ká</i>	10	31.25%
		俄語	工具格		
		立陶宛語	屬格		
		日語	與格 <i>-ni</i> / 離格 <i>-kara</i>		
		土耳其語	離格 <i>-dan</i> / 處所格 <i>-da</i> / 狀語後綴 <i>-CA</i>		
		埃文語	與格 <i>-du</i>		
		中阿拉斯加尤皮克語	離格 - 情態格 <i>-mek</i> / 向格 <i>-mun</i>		
		薩萊蒙語	旁格 <i>ʔə=</i>		
		卡巴爾達語	工具格 <i>-k 'a</i>		
		博拉語	向格 <i>-vú</i>		
介詞編碼型	前置介詞型	拉丁語	<i>a</i> ‘從’	7	21.88%
		現代希臘語	<i>apó</i>		
		英語	<i>by</i>		
		德語	<i>durch</i> (工具型施事) / <i>von</i> (有生施事)		
		意大利語	<i>da/da parte di</i>		
		斯瓦希里語	<i>na</i>		
		尤卡坦瑪雅語	<i>tuméen</i>		
	後置介詞型	諾蘇彝語	<i>gep</i>	6	18.75%
		日語	<i>-niyotte</i>		
		土耳其語	<i>tarafından</i>		
		匈牙利語	<i>által</i>		
		格魯吉亞語	<i>mier</i>		
		阿伊努語	<i>or(o)wa</i> ‘從’		
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		冰島語	<i>af</i> + NP (DAT)	2	6.25%
		印地-烏爾都語	NP(OBL) + <i>se/dvara</i>		
無標記編碼型		緬甸語、漢語、越南語、老撾語、苗語、勉語、白語	——	7	21.88%
合計				32	100%

六、結論

通過對 40 種語言樣本的考察，本文從施事的隱現角度將被動態劃分為三類，分別為施事出現型、施事隱含型和施事可選型，三者的優勢序列為：施事可選型 > 施事隱含型 > 施事出現型，其中包含施事可選型被動態的語言佔總樣本的 70%，顯示出該類型被動態在跨語言中的高度普遍性。

在施事顯性表達的被動態中，其編碼方式呈現多樣化，主要包括介詞編碼型、非核心格編碼型、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以及無標記編碼型，它們的優勢序列為：介詞編碼型 > 非核心格編碼型 > 無標記編碼型 > 介詞和非核心格共同編碼型。該優勢序列的形成受語言系屬、

形態簡化和語言接觸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總體而言，介詞編碼型在跨語言中佔據優勢地位，這不僅反映了形態簡化與語言演化過程中被動結構的發展趨勢，體現了語言對結構經濟性與表達清晰性的追求，同時也揭示了語言接觸與語系繼承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跨語言結構趨同現象。

附錄

縮寫

1	第一人稱 (first person)
2	第二人稱 (second person)
3	第三人稱 (third person)
r	反身態 (reflexive)
A	施事 (agent)
ABL	離格 (ablative)
ABM	離格 - 情態格 (ablative-modalis)
ABS	通格 (absolutive)
ACC	賓格 (accusative)
AD	受損被動態 (adversative passive)
ADJ	附加語 (adjunct)
ADS	去動詞化副詞後綴 (deverbal adverbial suffix)
AFF	肯定語氣 (affirmative mood)
ALL	向格 (allative)
AOR	不定過去時 (aorist)
APP	同位語氣 (appositional mood)
ART	冠詞 (article)
ASS.PL	聯合複數 (associative plural)
CFL	類別詞 / 量詞 (classifier)
CMPL	完成體 (completive)
COV	副動詞 (coverb)
CTR	控制及物式 (control transitive)
D2	遠指 (distal-deictic)
DAT	與格 (dative)
DEF	定指 (definite)
DEM	指示詞 (demonstrative)
DEP	從屬 (dependent)
DET	限定詞 (determiner)
DP	動態完成時 (dynamic perfect)
ERG	作格 (ergative)
EV.COP	證據性繫詞 (evidential copula)

EV/PF	證據性 / 完成體 (evidential/perfective)
FUT	將來時 (future)
GEN	屬格 (genitive)
HUM	人類 (human)
IND	陳述語氣 (indicative)
INSTR	工具格 (instrument)
LOC	處所格 (locative)
LV	處所式 (locative version)
M	陽性 (masculine)
NC	複合名詞 (noun compound)
NFUT	非將來時 (non-future)
NML	名詞的 (nominal)
NOM	主格 (nominative)
NON.PRES	非現在時 (non-present)
NT	中性標記 (neuter marker)
OBJ	賓語 (object)
OBL	旁格 (oblique)
ORD	序數詞 (ordinal)
P	受事 (patient)
P.PASS	過去被動分詞 (past passive participle)
PASS	被動態 (passive)
PFV	完成體 (perfective)
PL	複數 (plural)
POSP	後置介詞 (postposition)
POSS	領屬 / 所有格 (possessive)
PPTCP	過去分詞 (past participle)
PR.PASS	現在被動分詞 (present passive participle)
PREP	前置介詞 (preposition)
PRF/PERF	完成時 (perfect)
PROG	進行體 (progressive)
PRS	現在時 (present)
PRV	剝奪態 / 否定態 (privative)
PST	過去時 (past tense)
QUOT	引語 (quotation)
RM	反身標記 (reflexive marker)
SBJ	主語 (subject)
SG	單數 (singular)
T.LNK	話題連接詞 (topic linker)

參考文獻

- 劉玉蘭 2012《泰國勉語參考語法》，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呂叔湘 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石定栩、胡建華 2005“被”的句法地位，《當代語言學》第3期。
- 王 力 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葉蜚聲、徐通鏞 2010《語言學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趙金燦 2010《雲南鶴慶白語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朱德熙 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Baker, Mark, Kyle Johnson & Ian Roberts. 1989. Passive arguments raised. *Linguistic Inquiry* 20(2): 219-251.
- Cennamo, Michela. 2015. Valency patterns in Italian.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417-482.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Cinnaminson: Foris Publications.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olarusso, John. 1992. *A Grammar of the Kabardian Language*.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 Collins, Chris. 2005. A smuggling approach to the passive in English. *Syntax* 8(2): 81-120.
- Comrie, Bernard (ed.). 2018. *The World's Major Languages (3rd ed)*.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Dezső, László. 1988. Passiveness in Hungarian: with reference to Russian passive. In Shibatani, M. (ed). *Passive and Voice*, 291-328.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Dixon, Robert M. W.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2000.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field, Nick J. 2007. *A Grammar of Lao*.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Feng, Shengli. 1990.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Foley, William A. 2007. A typology of information packaging in the clause. In Shopen, S.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 Clause structure (2nd ed.)*, 362-4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 Pingping & Bernard Comrie. 2022. Correlations of valency alternations and morphological typ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Lingua* 273: 1-20.
- Geniušienė, Emma. 2006. Passives in Lithuanian (in comparison with Russian). In Abraham, W. & Leisiö, L. (eds.), *Passivization and typology: Form and function*, 29-6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Gerner, Matthias. 2013. *A Grammar of Nuosu*.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Göksel, Aslı & Celia Kerslake. 2005. *Turkish: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Guhl, Marcel. 2010. Towards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Russian -sja. *Russ Linguist* 34(3), 261-283.
- Hammarström, Harald, Robert Forkel, Martin Haspelmath & Sebastian Bank. 2025. *Glottolog 5.2*.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552526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glottolog.org>, Accessed on 2025-06-24.)
- Hashimoto, Mantaro J. 1969. Observations on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Unicorn* 5: 59-71.
- Haspelmath, Martin & Andrea Sims. 2010.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Hnin Tun, San San & Mathias Jenny. Differential Subject Marking in Burmese. M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comparativelinguistics.uzh.ch/staff/mathiasjenny/download/DSMinBurmese.pdf>)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4): 423-509.
- Jaeggli, Osvaldo A. 1986. Passive. *Linguistic Inquiry* 17(4): 587-622.
- Jenny, Mathias & San San Hnin Tun. 2016. *Burm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Kachru, Yamuna. 2006. *Hindi*.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Kász, Csilla. 2015. Valency properties of verbs in Modern Standard Arabic.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327-363.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Kazenin, Konstantin I. 2001. The passive voice. In Haspelmath M, König E, Oesterreicher W. & Raible W.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899-916.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Keenan, Edward L. 1985. Passive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Shopen, S.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 Clause Structure*, 243-2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enan, Edward L. & Matthew S. Dryer. 2007. Passive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Shopen, S.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 Clause structure (2nd edition)*, 325-3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shimoto, Hideki, Kageyama Taro & Sasaki Kan,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Japanese.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765-805.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Kulikov, Leonid. 2011. Voice typology. In Song, J. J.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Claire & Anne-Marie Brousseau. 2011. *A Grammar of Fongbe*.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Lehmann, Christian.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Yucatec Maya.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2. Case Studies from Austronesia, the Pacific, the Americas, and Theoretical Outlook*, 1407-1461.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Malchukov, Andrej & Igor V. Nedjalkov.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Even (North Tungusic) in a comparative Tungusic perspective.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1: Introducing the Framework, and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Eurasia*, 571-628.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Miyaoka, Osahito.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Central Alaskan Yupik, an Eskimoan language.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2. Case Studies from Austronesia, the Pacific, the Americas, and Theoretical Outlook*, 1165-1204.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Müller, Stefan. 2002. *Complex Predicates: Verbal Complexes,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nd Particle Verbs in German*.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Rizzi, Luigi. 1986. On chain formation. In H. Borer (ed.), *The Syntax of Pronominal Clitics*, 65-9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hi, Dingxu. 1997. Issues on Chinese passiv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5(1): 41-70.
- Shibatani, Masayoshi. 1985. Passives and related constructions: A prototype analysis. *Language* 61(4): 821-848.
- Shibatani, Masayoshi. 1990. *The Languages of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ewierska, Anna. 2013.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Dryer, M. S. & Haspelmath, M. (eds.), *WALS Online (v2020.4)* [Data set].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395059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107>, Accessed on 2025-07-31.)
- Simpson, Andrew & Hao Tam Ho. 2008. The comparative syntax of passive structures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n Chan, M. K. M. & Kang, H.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 825-841.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Sposato, Adam. 2021. *A grammar of Xong*.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 Tang, Sze-Wing. 2001. A co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Chinese passives and its consequences. *Linguistics* 39(2): 257-295.
- Vitale, Anthony J. 1981. *Swahili syntax*. Dordrecht/Cinnaminson: Foris Publications.
- Watanabe, Honoré. 2015. Valency classes in Sliammon Salish. In Malchukov, A. & Comrie, B. (eds.), *Valency Classe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2. Case Studies from Austronesia, the Pacific, the Americas, and Theoretical Outlook*, 1313-1358.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Zaenen, Annie, Joan Maling & Höskuldur Thráinsson. 1985. Case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Icelandic passive.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4): 441-483.

Zúñiga, Fernando & Seppo Kittilä. 2019. *Grammatical V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葛平平 南京 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
巴黎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東亞語言研究所 geping0502@163.com

The Presence/Absence and Encoding Types of Agents in Passive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GE Pingping

Abstract: Based on a relatively balanced selection in terms of language family affiliation, typological profile,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40 language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gent phrases and their encoding strategies in passive constructions. According to the syntactic realization of the agent, passives a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agentive passives, agentless passives, and optionally-agentive passives. These exhibit the following hierarchy of preference: optionally-agentive passives > agentless passives > agentive passives. In passives where the agent is overtly expressed, four main types of agent encoding are identified: oblique case marking, prepositional marking, a combination of preposition and oblique case marking, and zero marking. The distributional hierarchy of these encoding types is as follows: prepositional marking > oblique case marking > zero marking > “preposition + oblique case” marking. Building on this finding,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or this hierarchy of preferen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genealogical influence, language contact, and morphological simplification.

Keywords: passives; presence/absence of agent; encoding types; linguistic typology; motivations